

鱼在水里 我在岸边

□方桂红

周末,原本打算写点文字。打开电脑,却被网页五花八门的“新闻”、八卦干扰,面对新建文档空白页,竟敲不出一个字来。不如选择陪喜欢垂钓的爱人去水边。

垂钓的地方在城郊,河面不宽,水深约两米,水有些浑浊。对于钓鱼,我不精通,但看爱人神色,估计这样的浑浊恰到好处。只是沿岸满是杂草,没有落脚处。

选好钓位,爱人没急于撒饵下竿,而是用刀割除周围杂草,撑开大伞。转眼间,竟在一片茂密的草丛中,为我整治出一处私密空间来。席地而坐,极目处,青山绿水。近处,爱人已有收获,鱼兜里已有几条鱼儿,

也许是受到束缚,鱼儿在里面依然折腾,竟有鱼死网破之阵势。除了不知名的鸟儿的欢叫声,四周非常安静,之前因写不出文字,乃至其他琐事引起的烦躁,在这样的静寂中慢慢消退,内心渐趋平静。

想起前些日子读过的文字,两个相爱之人的彼此默契,总让人在欣慰之余,不禁感叹:幸福原本如此简单,付出和得到都是由心作主、用心感受的事,爱与不爱、好与不好,有些时候语言确实多余。

我没看钓鱼,坐在一旁,读我自己带来的书。每次陪他,我总喜欢带本书,喜欢在这样环境里读书的感觉。这是贾平凹主编的《中华散文》,里面许多文章我读过不止一遍。明知广泛阅读是件有益的事,却也

需要缘分,我不喜欢强迫自己去读那些不对“口味”的书,即使是名家之作。就如与人结交,喜欢与厌烦,勉强不得。

再次翻开那篇《生活以及和生活有关的事情》,我喜欢这样的文章标题,喜欢文章的表述方式,喜欢文字中流露出的淡然心态,不矫情,不做作,自然地表达,读着,生活中的琐碎片段,就会缓缓地走近自己,很熨帖,像和朋友聊天,同步呼吸。尤其是最后那句“即使所有的风景都已看透,能有一个人陪我看细水长流就够幸福的了”,总让我感慨,然后嚼了再嚼,遐想无边。

那篇《荒原笔记》已读过多遍,读“我看到一只蚊子/在墙角哭泣”,我总能看到钻井队里那个20多岁司钻的影子,感受

到他那份隐藏在落寞深处细腻又深沉的爱。人有时或许需要落寞,需要透过这种落寞,让自己沉下心来认识世界、感恩生活,包括感受那只哭泣的蚊子。可惜我总是害怕落寞,害怕触及心灵去思虑更多的事,譬如,不曾想过眼前的鱼在水里是怎样快乐,在兜里是否会哭泣。我终究克制不了自己的浮躁,安静地读过几篇文章后,心绪又开始游离,在自主的空间里自由翱翔——

对于快乐和幸福的理解,人们总是想得复杂,总是喜欢用羡慕的思维和眼光去仰望别人。其实,快乐和幸福有时真的很简单,就如此刻,鱼在水里自由自在,他在岸边守着鱼饵做姜太公,而我,坐在郊外的遮阳伞下,看鱼,看书,看他。

微观

○○○

左右脚

吕雪莹

“你很过分哦,自从摔断骨头那天开始,所有的关心、呵护、照顾……都在你身上,事情全部丢给我一个人承担!”左脚气炸了说。

“你以为我愿意吗?内侧骨头、三角韧带错位,外侧断成三段!开刀是用电锯切开肉深到骨头,有多痛你知道吗?你根本无法想象!”右脚委屈地说。

对不起,我的右脚,摔断你是我的疏忽;对不起,我的左脚,让你承担更多,辛苦了。只希望右脚伤快好、复健顺利,赶紧恢复作用。这段时间,左脚还是得多担待,我知道你心里不爽,让你独自辛苦,我只能说:多亏有你了。

夫妻亦然。人说“在天愿作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”,我说“在人就是左右脚”啊!



《赶集》(摩洛哥)温兹蒂

父亲的洪荒之力

□黄艳梅

父亲身材魁梧,手很大,而且那双大手特别有力气。小时候我和大哥住在家属院里,吃过晚饭大人们经常在院子里玩掰手腕的游戏,在我们的印象中,父亲是掰手腕的常胜将军,即使以一敌二父亲也战绩不俗。

成年后,在我家新房子装修期间,一位装修师傅拿着锤子来新房里砸墙,其中一面墙特别厚实,装修师傅费了好大劲砸墙,这面墙硬是“不屈不挠”地挺立着,只不过掉了些石灰粉。父亲在一旁看着着急,只见他抢过装修师傅的锤子,扎了一个马步,运足气力,大吼一声,抡起铁锤向墙体砸去,只听得咚咚三声响,那面墙就被砸出一个大洞,碎石乱溅。大哥不禁向父亲竖起了大拇指,我充满景仰地对父亲说:“老爸,你真行。”

前两天我为父亲买了一个实木餐桌,父亲很高兴,我开

着小货车把餐桌送到父亲住的小区门口,父亲和大哥一起把餐桌从车上抬出来,又一起抬着餐桌往家里走。走了不到十分钟,大哥就直起腰来说抬不动了,想休息一下。父亲笑着说: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平时上班忙,缺乏体育锻炼,还不如我的老胳膊老腿呢!”大哥不好意思地说:“爸爸具备洪荒之力,现在是老当益壮呢!”听了这话,父亲露出孩童般的笑容。到了父亲家楼下,大哥擦了擦汗又提出想休息一下……在回家的路上,我问大哥:“平时你一个人抬比餐桌还要重的东西都不太吃力,怎么今天这样啊?”大哥嘿嘿一笑说:“我今天是装着力气小。”原来父亲和大哥开始抬餐桌的时候,大哥就看出父亲抬起来很吃力,可他知道父亲对自己的“洪荒之力”很自豪,所以就装作自己抬不动了要休息。

那个在我眼中无所不能的父亲其实也会老的。

巴音布鲁克的租马人

□何小雷

我站在伊犁巴西里克山顶观景平台上向西眺望,巴音布鲁克草原上,古老的开都河像一条蛰伏着的银色的巨龙,蓄势运力,仿佛只待一阵风起,便冲天腾踏而去。

“云层太厚了,估计是看不到九曲十八弯的落日了。”有人说。

“太冷了,下山吧,否则要生病了。”

风愈发紧了,我不由得拉低了帽檐,把薄薄的羽绒服也裹紧了一些。

“要骑马下山吗?”一个蒙古族模样的小伙子骑着一匹马,同时牵着一匹马上前问道。“我想再等一会,再过半小时,如果还是看不到日落,我就租你的马下山。”我说。

这时,有旅人要租他的马,临行之前,小伙子问我:“你确定一会要骑我的马吗?如果确定,我就回来接你;如果你不租,我下了山就不上来了,天已经比较晚了,我的马累了一天也需要休息了。”

“我确定租你的马,半小时后,我就在这儿找你行吗?”

“好的!一言为定。”

我重新返回高台,在寒风中等待的奇迹没有出现。

我返回到与租马人约定的地方,草地上空无一人。

我来到区间车的售票处,问卖票的女子:“刚才那个租马的小伙子呢?”“刚刚下山了啊。”

“还会上来吗?”“不会上来了,天已经晚了啊。”

我有些失望,又有些如释重负。我买了一张区间车票,坐上去。

在路上我想,也许他到了山下看天色已晚,就不上来了,也许他确实来到山上,看到其他的客人就弃我而去了。区间车飞驰下山,路上,果真看到几个骑马人正打马下山。我的心里越发宽慰起来。

车行到山腰处,却见一人两骑由山路旁的马道逶迤上山而去,而身形模样正是与我约定的那个租马的小伙子。

我不由得心里一紧,内心开始隐隐作痛。我不敢回头去看他艰难攀爬的背影,只愿在山上他会遇到正要租马下山的旅人。

门卫

□一家桥

早上班晚回家,门卫老大妈看见我,都要招呼声早,或者说声回家了。几年前还壮实了她背驼得更厉害,人也瘦了不少。

其实老两口也不比我大多少,庄稼人显老些。那天我起得早,看见一张十元纸币在楼梯口,夏天衣服口袋浅,定是别人遗落的。我给了老大妈,告诉她问下二楼的。过了半个月,老大妈告诉我,找不到丢钱的人,存在小区物业费里了。我认真看了她一会,想到许多。

我们这个小区楼栋不多,就是看门加卫生的简单物业。看门大妈人热情,大家都爱和她唠唠,小区传达室成了聚会处,择蔬菜,喝茶聊天,一天到晚很热闹。我入住小区不久买了盆花,挺沉,老大妈见状帮我搬到三楼。平时家中杀鱼宰

鸡请老大妈帮忙,她从不回绝,手脚利索,弄得干干净净。有回家中太阳能热水器漏水,夜里一两点请她用工具关上水阀,她一句怨言都没有。天有不测风云,两年前她儿子中风住进医院,看病花了不少钱。她找到物业经理,希望把打扫卫生的活揽下来,一个月增加八百元工资。二十四小时值班看门,不断地打扫保洁,人很辛苦,但门卫两口子任劳任怨。小区居民都很同情他们,谁家报纸旧纸盒都放在传达室,聚少成多卖钱贴补他们。

去年底她儿子病情开始恶化,住进重症监护室,每天需要花费不少医药费。从来不开口求人的老大妈小心对我说,不能眼睁睁看着儿子死,希望我帮忙,我让妻子给了一千元。小区居民听闻后自发捐款献爱心,已经尽了最大努力。但很不幸,她的儿子还是走了。

小别离

小牛

开学第一天,60%的联系人在晒哭哭啼啼的孩子,却唯独被这一句打动。

2003年9月,第一次离开家和父母。父母提前一个月陪我去了一趟武汉,感受当地的衣食住行,开学第一天,父亲又当天飞机来回送我到学校。那时不到五十岁的父亲也曾偷偷在深夜抹眼泪。那时觉得不解,一心只想往远飞。

后来懂了,就像《小别离》中的那句台词:“当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的时候,唯独父母的爱指向了别离。”

用副词

小妍

晚餐时间,姑娘拿着爱吃的肉问:妈妈,这是谁买的呀?我告诉她:爷爷买的,买给你吃的!姑娘又指茄子问:那这个呢?我又说:奶奶买的!姑娘咬一口肉,幽幽地说道:爷爷奶奶这么好!爷爷买肉给我吃,奶奶买菜给我吃!爷爷奶奶真好……奶奶听了心花怒放,直夸姑娘嘴甜。

其实,这是姑娘惯用的“伎俩”,不知从何时起,她就特别喜欢用“这么”“真”“可”等副词造句,和小朋友玩得开心会说:今天我们玩得可高兴了,非常高兴,这么高兴!所有副词全用一遍。形容饭好吃:奶奶做的饭真好吃,做得可好吃了,怎么这么好吃呀……同一个意思要反复强调好几遍,听者很是受用。于是又一阵鼓励,她便更喜欢用这些副词了。

其实这些副词大人更会用,但却用得越来越少了,特别是在夸人的时候,变得越来越含蓄,因为夸太多会被认为虚伪。这点妈妈要向你学习,要多夸人:你真的好棒,怎么这么棒,非常棒!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2@126.com